

繪圖
宋史通俗演義

第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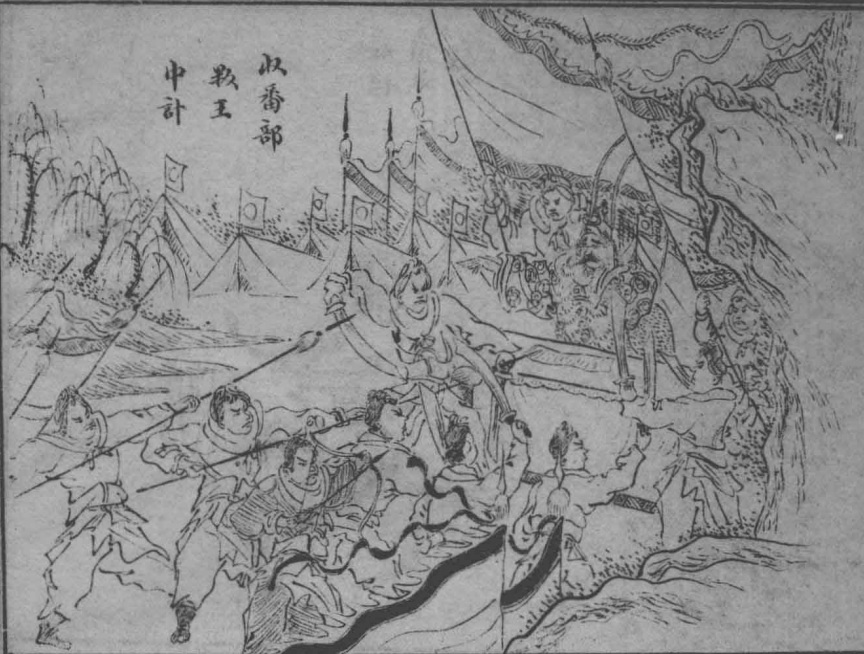
康保
喬血
戰
亡
身



雷有終
大政
平匪



収番部
敦王
中計



伯忠
諫
御駕
親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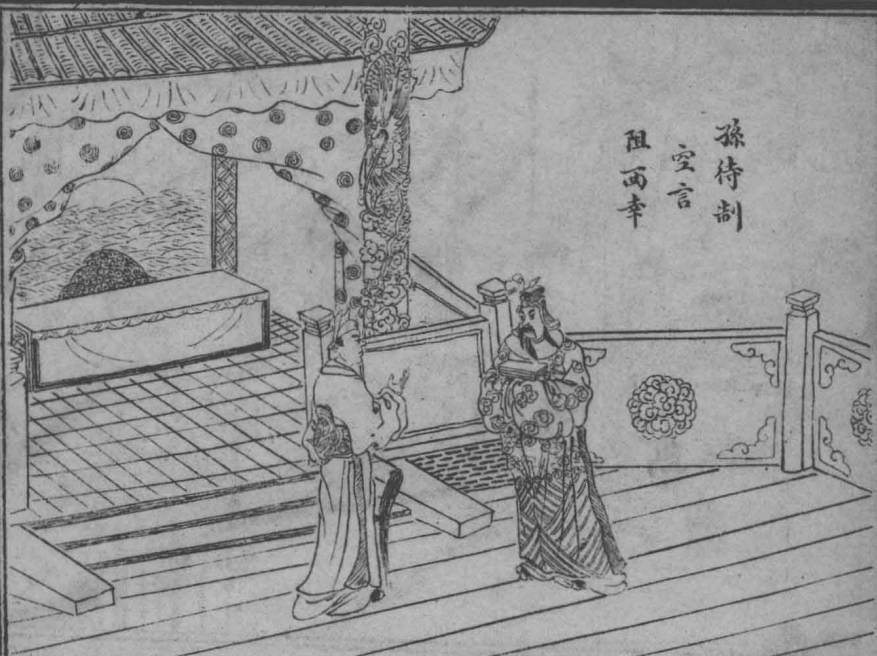
瀘州城破
高和
為



承天門
偽降
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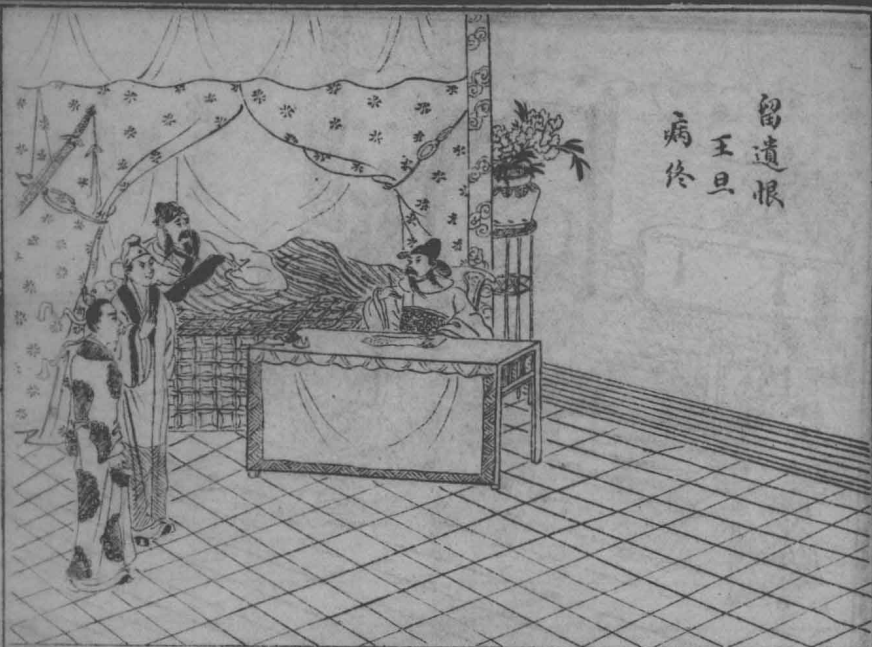
孫侍制
空言
阻西幸



劉美人
邀寵
維中
宮



留遺恨
王旦
病終



坐林
連
寇半
遭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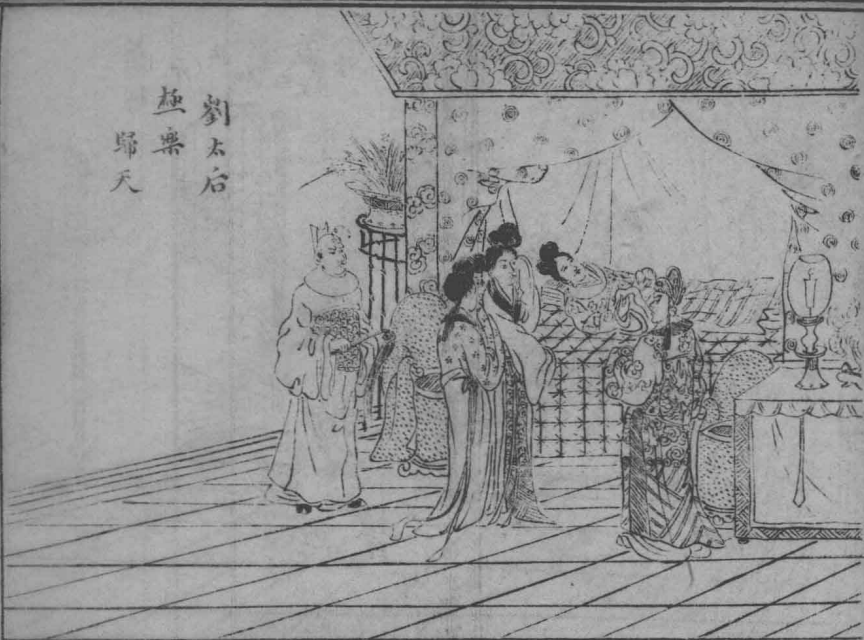
王沂公
勅奸
除首惡



魯參
政抗
革進
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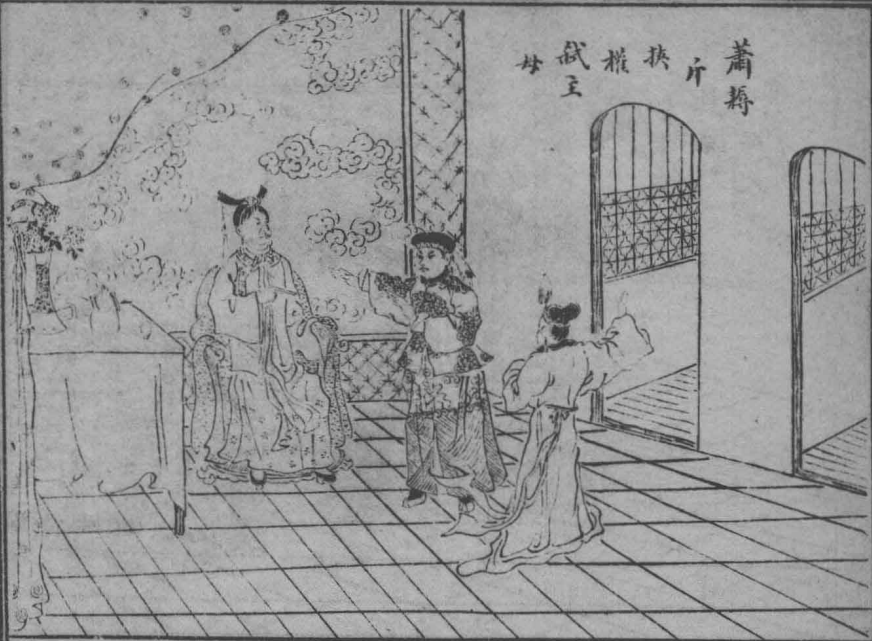
劉太后
極樂
歸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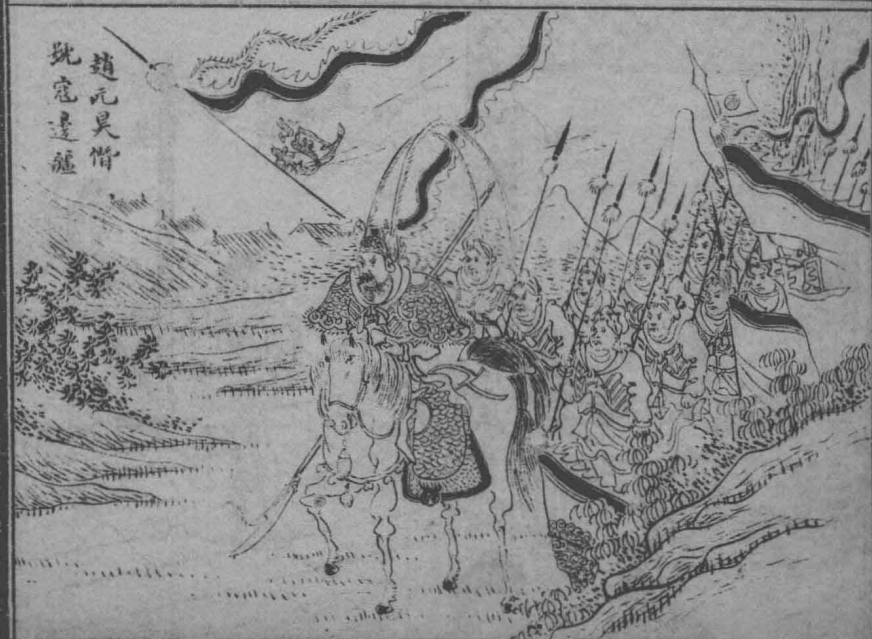
郭正
宮因
爭失
位



蕭壽 斤 扶 權 王 姑



趙元昊僧
批寇達薩



中虜
計任
福戰歿



奉使
命富
弼辭
行



除敵
臣以降
元昊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卷三

第二十一回 康保裔血戰亡身

雷有終火攻平匪

却說真宗即位。所有施賞大典。已一律舉行。只王繼恩李昌齡等。雖立楚王。應該生罪。

特貶昌齡為行軍司馬。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安置均州。胡旦除名。長流潯州。到了

改元以後。呂端以老疾乞休。李至亦以目疾求罷。乃均免職。特進張齊賢李沆同平章

事。向敏中參知政事。越年。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彬在朝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

過失。征服二國。秋毫無取。位兼將相。不伐不矜。俸祿所入。多半調濟貧弱。家無餘資。病

亟時。真宗親往問視。詢及契丹事宜。彬答道。太祖手定天下。尚與他罷戰言和。請陛下

善承先志。真宗道。朕當為天下蒼生計。屈節言和。但此後何人足勝邊防。彬又答道。臣

子礪璋均足為將。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彬懷私。真宗又問二子優劣。彬言礪不如璋。若父莫真宗見

他氣喘吁吁。使不與多言。只宣慰數語而出。及彬歿。真宗非常痛悼。贈中書令。追封濟

陽王。諡武惠。又越年。太子太保呂端卒。端為人持重。深知大體。太宗用端為相時。廷臣

或說他糊塗。太宗道。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後來鎮閣定策。卒正嗣君。果如太宗所

言。至端已病劇。真宗也親自慰問。撫勞備至。及贈司空。諡正惠。亦可謂二惠競爽。一將一相。詳敘其卒無非

令名咸平二年十月。契丹主隆緒復大舉入寇。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兵八萬餘

人畏懦不前。閉營自守。將校等請發兵逆戰。潛勃然道。你等欲去尋死麼。好好的頭顱。被人家斫去。有何趣味。貪生畏死。口吻畢肖。將校道。敵騎深入。將來攻營。請問統帥如何對待。潛

索性大罵道。一班糊塗蟲。全不曉得我的苦心。我欲保全你等的性命。所以主守不主

戰。奈你等定要尋死。死在虜手。不如死在我的刀下。若再道半個戰字。立即斬首。一味

全無道理。將校等拗他不過。忿忿趨出。適值副將范廷召到來。大衆遂向他談及。并述潛言。

廷召道。且待我入見。再作計較。及廷召進去。傳潛已料他前來請戰。裝着一副伊齊面

孔。與廷召相對。廷召行禮畢。未曾坐定。即開口道。大敵到來。總管從容坐鎮。大約總有退

敵的妙計。潛乃淡淡的答道。我主守不主戰。此外要用甚麼法兒。廷召道。可守得住麼。

潛又道。你又來了。敵勢甚大。不應輕敵。總是守着為是。廷召道。據廷召想來。公擁兵八

九萬。很足一戰。今日即應發兵。出扼險要。與敵對仗。但教一鼓作氣。士卒齊心。定能得

勝。潛只是搖首。廷召不禁大忿道。公恇怯至此。恐還不及一老嫗呢。言已。也不及告別。

竟自趨出。遇着傳潛部下都鈐轄張昭允。便與語道。傳總管這般怯敵。恐邊防有失。朝

廷必加譴責。連你也難免罪呢。隱伏下文。昭允道。現正有廷寄到來。飭本部發兵。昭允正要

進報。想總管也不好逆旨了。廷召乃讓昭允進去。自己出入候信。昭允入見。傳潛捧遞

明旨。潛接閱後。語昭允道。朝廷亦來催我出師。莫非由諸將密奏不成。須知敵勢方強。

若一戰而敗轉足挫我銳氣所以我持重不發呢。昭允道。朝命也是難違。請統帥酌行。

纔是。潛冷笑道。范廷召正來請戰。他既願為國効力。我便撥騎兵八千。步兵二千。湊足

萬人。令他前去拒敵便了。挾怨陷人其情如見昭允奉令趨出。報知廷召。廷召道。敵兵聞有十餘

萬。我兵只有萬人。就使以一當十。也恐不敷。這是明明叫我替死。說到死字。竟大踏步

趨入裏面。大聲語潛道。總管要我先驅。我食君祿。盡君事。怎敢不去。但萬人却是不夠。

應再添發三五萬人。方足。濟用。潛佯笑道。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況你為前茅。

我為後勁。還怕甚麼。廷召道。公果來作後援麼。潛復道。你知忠君。我難道不曉。勸你儘

管前去。我當為後應便了。廷召乃退。自思。傳潛所言。未必足恃。不如另行乞師。免致孤

軍陷敵。當下修書一通。遣使齎往。看官你道。廷召向何人乞援。乃是并代都部署康保

裔。駐師并州一帶。地接高陽。因此就近乞師。保裔洛陽人。祖父皆戰歿王事。他因屢承

世蔭。得任武職。開寶中。開寶係太祖年號詳見前嘗從諸將至石嶺關。戰敗遼兵。遼於太宗時復號契丹故本書於太

祖時稱遼。太宗後。契丹仍其舊也積功至任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初。調任并代都部署。治

兵有方。且生就一副血性。矢忠報國。平居對着將士。亦用大義相勉。所以屢經戰陣。未

聞退縮。身受數十創。血痕斑斑。不知所苦。開揚忠義故敘述戰詳至是得廷召書。遂率兵萬人。倍

道赴援。時契丹兵已破狼山砦。悉銳深入。祁趙邢洛各州。虜騎充斥。鎮定路久被遮斷。

宋史通俗演義 卷三 第二十一回 二 上海會文堂印行

行人不通。保裔擬繞攻敵後。直抵瀛洲。一面約廷召夾擊。那知廷召尚未到來。敵兵却已大集。保裔結營自固。待旦乃戰。到了黎明。營外已遍圍敵騎。環至數重。將士入報道。敵來甚衆。援兵不至。我軍坐陷虜中。如何殺得出去。為主帥計。不如易甲改裝。馳突出圍。休使虜騎注目。俟脫圍調兵。再與決戰。未遲。保裔慨然道。我自領兵以來。只知嚮前。不願退後。今日為虜所算。被他圍住。古人說得好。臨難毋苟免。這正是我効死的日子。哩。當命開營搦戰。由保裔當先指麾。奮力殺敵。那敵兵越來越衆。隨你如何奮勇。總是不肯退圍。保裔殺開一重。復有一重。殺開兩重。復有兩重。自晨至暮。殺死敵騎約數千人。自己部下也傷亡了數千名。眼見得不能出圍。只好再入營中。拒守一夜。契丹兵也覺疲乏。未曾進攻。惟圍住不放。越宿又戰。兩下裏各出死力。拚命相搏。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地上砂礫。經人馬踐踏。深二尺。契丹兵又死得無數。怎奈胡騎是死一個添一個。保裔兵是死一個少一個。看看是又到日暮。矢盡道窮。救兵不至。保裔已身中數創。手下只有數百人。也是多半受傷。不堪再戰。保裔顧看殘卒。不禁流涕道。罷罷。我死定了。你等如有生路。儘管自去罷說。便從敵兵最多處。持刀直入。手刃敵兵數十名。敵兵一擁上前。你鎗我槊。可憐一員大忠臣。竟就千軍萬馬中。殺身成仁。為國殺身雖死猶榮

敘筆亦奕奕有光

保裔既死。全軍覆沒。那時高陽關路鈴轄張凝。與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李

重貴為廷召先驅率眾往援。正值契丹兵乘勝而來，聲勢甚銳。張凝不及退避，先被胡騎圍住。疑死戰不退，虧得李重貴殺到，救出張凝，復併力掩擊一陣。契丹兵方纔退去，兩軍返報廷召。廷召聞保裔戰歿，不敢再進，只得在瀛州西南據住要害，暫行駐紮。

目謂廷召潛遁以致保裔戰歿，紀事本末即本此說。然宋史康保裔傳潛范廷召傳均未載及廷召潛遁事，惟廷召不至亦未免愆期，故本書說及廷召亦隱有此詞。

契

丹兵又進攻遂城，城小無備，眾情恟懼。楊業子延昭方任緣邊都巡檢使，駐節遂城，當下召集丁壯，慷慨與語道：「爾等身家全靠這城為保障，若城被敵陷，還有甚麼身家？不如彼此同心共守此城，倘得戮力保全，豈不是國家兩益麼？」大衆齊聲應諾。延昭遂編列隊伍，各授器甲，按段分派，登陴護守。自己晝夜巡邏，毫不懈怠。契丹兵連撲數次，均被矢石擊退。時適大寒，延昭命汲水灌城，翌晨水俱成冰，堅滑不可上。敵兵料難攻入，隨即引去。改從德棣渡河，進掠淄齊。真宗聞寇入內地，下詔親征，命同平章事李沆留守東京，令王超為先鋒，示以戰圖，俾識路徑。車駕隨後進發，直抵大名。途次聞保裔死耗，震悼綴朝，追贈保裔為侍中，命保裔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為洛苑使，繼明為內園副使。繼宗尚少，亦得授供奉官。孫惟一為將作監主簿。繼英等接奉卹詔，馳赴行在，叩謝帝前。道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未曾罪孝，已為萬幸。乃猶蒙非常恩寵，臣等如何敢受？隨即伏地嗚咽，感泣不止。真宗也不覺悽然，隨即面諭道：「爾父為國捐軀，

旌賞大典。例應從厚。不必多辭。且爾母想尚在堂。亦當酌予封典。藉褒忠節。繼英叩首道。臣母已亡。只有祖母尚存。享年八十四歲了。真宗乃顧語隨臣道。保裔父祖累代効忠。深足嘉尚。他的母妻。應即加封。卿等以為然否。羣臣自然贊同。遂封保裔母為陳國太夫人。妻為河東郡夫人。並遣使勞問老母。賜白金五十兩。繼英等叩謝而出。集賢院學士錢若水。上書請誅傳潛。擢楊延昭李重貴等以作士氣。真宗乃命彰信軍節度使高瓊。往代傳潛。令潛赴行在。即命錢若水等按訊。得種種逗撓。矧忌罪狀。議法當斬。真宗特詔貸死。削潛官爵。流徙房州。張昭允亦坐罪褫職。流徙道州。昭允未受寬真宗在大名過年。越元旦十日。得范廷召等奏報。略言虜兵聞車駕親征。知懼而退。臣等追至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已遁出境。外云云。真宗乃下詔獎敘。擢廷召為并代都部署。楊延昭為莫州刺史。李重貴知鄭州。張凝為都虞候。並召延昭至行在。詢及邊防事宜。延昭奏對稱旨。真宗大喜。指示羣臣道。延昭父業。係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塞。綽有父風。這真不愧將門遺種呢。乃厚贈金帛。仍令還任。真宗即日回京。是年冬。契丹復南侵。延昭設伏羊山。自率羸兵誘敵。且戰且退。誘至羊山西面。信號一發。伏兵齊起。契丹兵駭退。延昭追殺敵將。函首以獻。進官本州團練使。契丹望風生畏。呼他為楊六郎。楊紫本生傳七子詳見前文。惟延昭獨著戰功。契丹目為楊六郎。見延昭本俗小說中。乃有大郎及七郎等名目。附會無稽。概不錄入。尚有澄州刺史楊嗣。亦